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嚣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

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衛余丈，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

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厚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微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厚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教於言乎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拔聯之勢於今不

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
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
夫何恃而教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
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
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累月又有
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
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
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
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
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

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
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
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
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
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
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
愛惄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
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

正而勣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勣
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
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旣累月上命李公
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
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
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
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敷宰相又敷翰林其將何求必
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

愛父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

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
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
乎色南陽公舉錯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
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
庭議公之事者吾旣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
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
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
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
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
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

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寥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豈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
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
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

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廵遠之所成就如此卓犖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士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
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
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靈雲之乞救於賀蘭也
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
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
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
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
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
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五口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
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
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
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
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

一字嵩鑿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秩以試無不
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
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果
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户亦且
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鬚輒
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
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
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見
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
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

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去

河中府連理木頌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賤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鯀寡不寧燕窓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

理之柯同榮異壘之禾吾溪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
明于大君紀丁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
王余抑也奮肆妬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
康衢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
斯人芳不忘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
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
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

落之士女繙會聞郭溢郭旣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瑣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蹶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噭嘵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熏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孰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

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
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
河之法法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
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惠遊異日從
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翳却
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立陷者呀然成谷灌者爲池
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

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瑛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瑛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布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布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原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

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
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
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
嶺輾沅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
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
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
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
刻石以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

毗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隣
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
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閑辨通敏
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
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
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
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
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其一人曰京兆杜
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
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

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闕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流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置之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

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
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
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
手弓矢鉄鎚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
人偃牀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
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
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
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
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

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斂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旗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旁甲胄之屬餅盂簪笠筐筥鎗金飲服用之器壺矢搏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

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狐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而出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廁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

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
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幅例以嫌不可否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
鴈鷺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
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
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訾謇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
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

京師再進再屈口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
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
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
丞負余則盡柄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
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
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
若相持水濂濂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
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

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

王勃作游閣序

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目作脩閣記並題在閣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
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
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
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
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
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
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西道洪江饒虔吉

信撫素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夾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

謫於是棟檻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軒之
破闕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
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
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
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秉公命其江山之好
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元和
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
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

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著書屬歸氏元和來愈至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賈拔怒寫以留愈笑得其十四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

記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新刊 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十四

雜著 書

鄆州谿堂詩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襄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
二年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
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
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博心一力以供國家之
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

相扇繼變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
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
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
大而近軍所根抵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援
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
目睽睽持戒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
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
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
一以爲龍蛇憲心罷篤音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
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

非人之情故曰易斬或有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

僕射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字縣或假樹公亦樂

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

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

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

邦之人累公之化一累平聲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

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

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

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

印

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
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戶來戶之人始未信公
不飲食不得分願孰爲邦蠹節根之螟羊狠狼貪以
口覆城吹之喚之摩手拊之歲之石之膊而磔之不
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
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
有集鳥旣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
暨賓贊稽經諭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賈旅有
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斅遺音歛此邦是

貓相乳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三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呼啜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反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呼亦異之大者也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廉伐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愈時獲幸於北平

王客有問王之德者，龜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叙之爲貓相乳說云。」

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一曰：「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日：「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

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也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勢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其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

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有意在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旣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揚墨者始侵而亂

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教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

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顧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

所事而友者爲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闢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鑄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

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
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
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
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
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
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無咎在四者亦曰無咎在上
日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無咎一有悔安在其

爲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勿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豆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錯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

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
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
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
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
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
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疾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
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
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
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

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知仁與知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相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撻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

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
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
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
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
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
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
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
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
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
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

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

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

得爲善人乎哉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它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它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

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無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

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
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
齋其墓魚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
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
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
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
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
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
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
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

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此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
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
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
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
未爵命者以塞貢墳闢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
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
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
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
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

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間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

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畢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因其容兒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廢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

理矣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
陛下追孝祖宗肅敬和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
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
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
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
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

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墮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墮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

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

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
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
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
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
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
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
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

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
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
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
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
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
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
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
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

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

之道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士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通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殇與適孫之下殇與昆弟之下殇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法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

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數則
不服其可乎愈常恆在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慼慼類
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也禮文殘
闕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者果不追服乎無
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
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
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
書悚息尤深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

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升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譏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子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

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闢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
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
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乏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
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
其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
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
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
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
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
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

潛雞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旌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子若著書置器皿多言徒相

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
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
自著軻旣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
以僕爲好辨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
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
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
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
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旣過之猶懼不
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

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駭雜之說
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
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
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
湏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
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
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
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

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

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唉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

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
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
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
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
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
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
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
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
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
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

再拜

黎先生集卷第十四